

名家名译

# 伪君子·吝啬鬼

L'IMPOSTEUR LA L'AVARE

【法】莫里哀/著

李健吾/译

彩色插图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名家名译

# 伪君子·吝啬鬼

L'IMPOSTEUR LA L'AVARE

【法】莫里哀/著

李健吾/译



彩色插图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君子·吝嗇鬼 / [法] 莫里哀著, 李健吾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12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ISBN 7-80173-503-X

I. ①伪…②吝… II. ①莫…②李… III. 喜剧-剧本-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3834 号

### 伪君子·吝嗇鬼

作 者: [法] 莫里哀

译 者: 李健吾

策划编辑: 张福江

责任编辑: 王 丽

执行编委: 马 跃 刘 琳 肖玲玲 陈荣斌

杨玉萍 段 冶 徐胜华 龚雪莲

封面设计: 李庆伟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5.375 印张 121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503-X/I·067

定 价: 7.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 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64271187 64279032

传 真: 010-84257656

电子邮箱: icpc@95777.sina.net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出版说明

为了给读者提供一套世界文学名著的理想读本,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该文库有以下三大特点:

### 一、名家名译

名家名译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指译者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翻译家;另一层指该译本是质量一流、影响很大、各界公认的优秀译本,代表了该名著在我国的翻译水平和译者的创作水平。我们试图通过这一努力,改变目前国内世界文学名著译本鱼龙混杂,甚或篡改抄袭,令读者良莠难辨、无所适从的现状。

### 二、图文并茂

每部名著都配以两类插图:一类是正文之前的彩色插图,大多是关于作者、作品和时代背景的珍贵图片;另一类是根据作品情节绘制的黑白插图。通过这些插图,不仅为读者营造出一个亲切轻松的阅读氛围,而且使读者全面、具象地理解世界文学名著的丰富内涵。

### 三、精编精释

编者在每部译著中系统加入主要人物表、作者年表等内容,配合译者精当的注释,帮助读者扫除阅读中的障碍和学习相关知识,使读者全面、深入、高效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

希望这套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能成为广大读者相伴一生的良师益友。

## 译 本 序

莫里哀是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最初作为演员用的假名字。他于1622年生于一个有内府供奉身份的室内陈设商的家庭。这种有小贵人身份的室内陈设商，总共八个，每年分成四批，轮流侍奉国王三个月。他是长子，所以父亲在他十五岁上，就把这种世袭的权利过到他的名下。但是不肖子放弃前程，把内府供奉的世袭名义留给他的兄弟，自己却加入流浪人队伍，去作“戏子”那种一向为人不齿的“贱业”。教会驱逐“戏子”出教，万一他们临死没有举行忏悔和终敷礼，教堂就不会分一块坟地给他们。所以这位大少爷决定改名换姓作“戏子”，等于声明他不再是统治阶级中间的一分子。而法国的戏剧事业，却正由于他的叛逆行为，取得光辉的生命。他和他的年轻伙伴创办的剧团，营业没有起色，债主的账单变成法院的传票，莫里哀被关进监狱，剧团经过两年挣扎，还是解散了。父亲把他从监狱里赎出来，他不认输，离开巴黎，加入另外一个剧团，在外地流浪了整整十二年，然后率领剧团，在1658年10月回到巴黎，站稳脚跟，一直到他1673年去世。他在这期间，接二连三，写出他的丰富多彩的喜剧杰作，有时连写带排，不过五天，就演出一个剧本。他是剧团的主要演员、剧本主要供应人，又是调度一切的“行政首脑”，早年还担任演前的致辞人。死的那一天，他还在扮演他的新作的主要人物，在最后一幕咳破血管，回到寓所，不到三小时，就与世长辞了。他对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多年外地流浪的结果就是与广大人民接近，他不但取得了丰富的创

作源泉,而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统治阶级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态度。但是他对他所出生的资产阶级依然抱有幻想,他的基本倾向是开导,不是决裂。他的喜剧常常出现一种具有说话人身份的人物,把“中庸之道”作为苦口良药,教育那些由于恶习而流为“滑稽人”的资产者。他们可以说是中、上层资产阶级的正面人物,但是由于缺乏戏剧趣味,所起的说教作用不大,不免成了多余的话。

莫里哀开导资产阶级,同时靠近路易十四,就当时而言,不足为奇,这是一种升迁手段。对主持剧团的莫里哀来说,想在巴黎取得优势,并取得调侃宫廷贵人的权利,就非趋奉被臣下谀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不可。整个17世纪前半叶,也就是说,从波旁一姓建立王朝起,六十年间,基本倾向就是资产阶级拥护国王,建立稳定的中央政府,因而就中取利,并打击封建贵族的分裂主义。所以莫里哀回到巴黎,又从死去的兄弟那边,收回内府供奉的头衔,便利自己接近路易十四,也就很自然了。封建贵族中只有常在路易十四面前出现的宫廷贵人,才能受到他的照顾。一般封建贵族,尤其是外省贵族,土地剥削不足以保障生活,荣誉观念又不许自己经商,也就一筹莫展。他们不得不俯就资产者,利用婚姻的手段,骗取日常生活费用。有的出卖土地,因而出让头衔,流落江湖,过着实际等于“骗子”的生涯。优俸闲职救下了一批封建贵族,但是阶级分化一直在外省,甚至于在京城进行着,荒乎其唐的笑话到处流传,无怪乎莫里哀要在《凡尔赛即兴》里说:“侯爵成了今天喜剧的丑角,古时喜剧,出出总有一个诙谐听差,逗观众笑,同样,在我们现时出出戏里,也总得有一个滑稽侯爵,娱乐观众。”(第一场)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喜剧的责任既然是一般地表现人们的缺点,主要是本世纪人们的缺点,莫里哀随便写一个性格,就会在社会上遇到,而且也不可能不遇到。”(第四场)

今天看来,经常见于他的喜剧的年轻男女为婚姻自由而斗争的情节,未免庸俗。其实真正庸俗的,应当是在他以后的那些喜剧作家:他们迎合小市民的理想,孤立这一斗争,缩小原来含有的向封建制度宣战的意义。莫里哀不停留在这上面,他利用这种婚姻自主的斗争,让情节向社会各个

角落延伸，同时真正在进行斗争的，不是公子们、小姐们本人，而是他们的仆人。莫里哀的喜剧就这样从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光辉。在他的有限的创作年月（从带剧团回巴黎起，总共不过十五年）中，他让他的观众在欢笑中体味自己的真实形象和行乖戾的严重后果。

以宣扬天主教为中心任务的反动集团，有一个核心组织，就是历史长久、势力雄厚的宗教谍报机关“圣体会”。1664年春天，与会的显贵得到一个消息，说是路易十四要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的游园会，从5月7日到5月13日，一连举行7天，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莫里哀的新喜剧《达尔杜弗》。这是一出五幕诗体大喜剧，时间匆促，他只写成前三幕，读给路易十四听，路易十四很感兴趣，让剧团先把前三幕在游园会上演出。听说讽刺的对象是伪信士一流人物，“圣体会”震动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阻挠这出喜剧上演。他们得到路易十四的母亲的支持，所以游园会上演出之后，剧作者得到通知，停止对外公演，等候最后的决定。

不过莫里哀并不因此就善罢甘休。他读《达尔杜弗》给教皇的特使听，得到他的称赞；他读给好奇或者善意的王公听；他在文人社会读；不能公开演出，他在私人府第演出。1664年11月，他在路易十四弟媳妇的别墅里，第一次上演他的五幕喜剧《达尔杜弗》。1666年，路易十四的母亲死了，顽固派失去靠山，第二年5月，路易十四在率领大军远征之前。口头上答应莫里哀解禁。8月5日，《达尔杜弗》改名《骗子》（今译名《伪君子》），在剧场公演。骗子本人的名字也改成达尔杜弗。为了避免误会起见，莫里哀在《第二陈情表》里告诉我们：“我把戏名改成《骗子》，把人物改成交际家装束，然而并不见效：我让他戴一顶小毡帽，留长头发，挽大领巾，佩一把宝剑，礼服沿了花边，有几个地方做了修改，凡我认为有可能给我希图描摹的著名的真人以轻微借口的东西，我都小心删掉；但是统统不起作用。”第二天，他得到代行国政的巴黎最高法院主席的通知，禁止继续演出。第六天，巴黎大主教张贴告示，无论是在公开或者私人场合，禁止教民阅读或者听人朗诵这出喜剧，否则就取消教籍。莫里哀气病了。剧场停演了七星期。

公开演出的机会终于来了。教皇颁布了“教会和平”的诏书。教派纠纷暂时平静下来，一切迫害的行为不得不稍稍敛迹。1669年2月5日，莫里哀得到正式开演《达尔杜弗》的旨令。他取消他先前做的一切改动。盛况空前不待说了。从法兰西喜剧院成立的那一年(1680年)起，到1934年止，这出喜剧在这里一共演出2262场次，在莫里哀作品和本国戏剧作品的演出中，都占第一位，还不算国外的演出或者改编。禁演给莫里哀带来一个好处：用五年时间(他从来没有用过这样久的时间推敲他的其他作品)修改《达尔杜弗》，给它留下一个千锤百炼的坚固形体。他在序里告诉我们：

材料需要慎重推敲，我在处理上，不但采取了种种预防步骤，而且还竭尽所能，用一切方法和全部小心，把伪君子这种人物和真正的信士这种人物区别开来。我为了这样做，整整用了两幕，准备我的恶棍上场。我不让观众有一分一秒的犹疑；观众根据我送给他的标记，立即认清他的面目；他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为观众刻画一个恶人的性格，同时我把真正品德高尚的人放在他的对面，也衬出品德高尚的人的性格。

他用心创造这个典型人物，达尔杜弗已经成了公认的伪君子的代用词。他很可能是塞纳河下游两岸什么乡镇一个小贵人，和戏里诺曼底省人的承发吏是小同乡，像奥尔贡说起的：“他受封的土地，家乡人谈起来，也有凭有据，证明他确实是一位贵人。”而且只是“由于热爱圣业，太不留意俗事，才把财产丧失了。”丧失财产的原因，当然是只有奥尔贡才相信他的鬼话。不过我们相信，他的确是贵人出身。只有这样，他的形象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封建贵族死心塌地拥护路易十四，因为他不维持他们，他们就要像外省小贵人一样，呼吁无门，走投无路。拉·布吕艾尔(Ls Bruyère, 1645 - 1696)形容外省贵人时就说：“外省贵人对他的祖国、他的家庭和他本人都



没有用处，常常没有住房、衣服和任何本事，一天却重复十四回他是贵人……”<sup>①</sup> 他们日暮途穷，有的强调特权，纠集同伙，打家劫舍，过强盗生涯；有的不嫌丢人，廉价出卖采邑，因而丧失爵位；有的不惜降低身份，和富商结亲，他们过去可能就是自己的佃户。有的一身傲骨，度日维艰，只得挎着篮子去赶集；有的像达尔杜弗，看中良心导师这种有利可图的宗教职业，装出一副虔诚模样，专一哄骗奥尔贡那种大富大贵的信士。

达尔杜弗有本事哄骗年老的一代。伪装的谦虚让他的阴谋几近成功。过去一连串的成功（混入奥尔贡的家庭以前）和目前的成功给他带来自信心和贪心。拉·布吕艾尔认为真正的伪君子应当真伪不分，不露作伪的痕迹，话有道理，不过那样一来，我们就无从确定他是伪君子，戏剧进行停滞，性格反而模糊。达尔杜弗的典型意义正在他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服装朴素，姿态虔诚，语言充满宗教词句，求爱用语和祈祷用语混淆不分，心灵也一定有一部分受到作伪的影响。他狡猾，甚至于油滑，随着情节的发展，还显出毒辣的恶棍本质。不过他缺乏修行人的克制功夫。冷静在他不是“天赋”。他本来可以马到成功，但是他的“弱点”一经对方掌握，他也只有束手就擒了。

莫里哀让一个完整的近代资产阶级家庭第一次在这里出现。给这出戏换一个名字，狄德罗的《家长》（1758年）未尝不可以借来一用。狄德罗希望摆脱古代以及外国题材，另外创作一类悲喜剧，或者像博马舍所说的严肃剧，正面表现资产阶级家庭的实况。《达尔杜弗》应当是满足了狄德罗的愿望。开创一个传统，环境不成熟，对莫里哀说来，显得困难多了。社会上缺乏这种要求。当时的舞台难得看见这种室内生活的亲切场景。单看莫里哀本人的作品，十之六七，地点不是十字街头，便是门外空场，就明白喜剧的传统地点了。这有便利，也有限制。《达尔杜弗》的喜剧世界密切扣合现实生活，排除闹剧的不可信任，充分利用房间的布置，例如第三幕，大密斯藏在套间内，第四幕奥尔贡隐匿在铺着桌毯的桌子底下，造成最关键

---

<sup>①</sup> 引自拉·布吕艾尔的《性格论》中《谈人》第130节。

性的戏剧和喜剧效果,而更重要的是,全面反映家庭习惯生活的亲密关系。把道丽娜从室内环境搬到十字街头,许多俏利的常识性的话,不见得就会那样恰如其分。把宁静和安逸的室内环境换成十字街头,即使幽静如《太学堂》的林园环境,达尔杜弗这位伪信士也决不会色胆包天,暴露他的本象,而那位聪明和有身份的少妇更加不会牺牲色相,揭露伪信士的假面目。

莫里哀口口声声,说他打击的只是达尔杜弗和“那些故作虔诚的奸徒”<sup>①</sup>。但教会和“正人君子”并不因此感谢他。事实正相反,他们公开咒骂他是魔鬼再世,想尽方法禁演,甚至于在他死后,还阻挠出殡,不给坟地,由于路易十四的干涉,明里许可埋在教堂公墓的一个角落,和没有领洗的死孩子埋在一起。但一年以后,据说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暗里刨出棺木,把尸首扔到不知道什么乱坟岗去了。莫里哀给法国带来绝高的荣誉,法国教会的报答就是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什么缘故会让教会人物心地这样狭隘,干出这种丑事来?

一位著名的宣道士,稍后于莫里哀的布尔大鲁(Bourda loue, 1632 - 1704),抨击莫里哀创造伪信士的形象,认为虔诚的信士不会由于虔诚就另说一种语言,所以打击伪信士,势必殃及真信士,因为形象只有一个,语言只有一种。他为我们道破教会人物恼羞成怒的一个主要原因。莫里哀直率多了,在序里转述一位亲王的话,说“莫里哀的喜剧扮演的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就不能容忍了”。敢于这样转述,实际上等于承认禁演《达尔杜弗》的教会人物就是达尔杜弗之流。取笑教士,古已有之,民间的讽刺诗经常见到。可是把宗教人物作为攻击的对象,搬上舞台,又把受害的情形写得异常可怖,在天主教国家到底还是创举。奥尔贡的滑稽形象和几乎家败人亡的结局,对普通观众说来,等于一种警告。教会不宽恕莫里哀,正因为达尔杜弗不是个别“骗子”,而是影射它的全部特权人物。达尔杜弗的形象点破虚伪和现代宗教的本质关系。往深里看,“骗子”精神正是当时整个统治阶级的本质表现。达尔杜弗之所以能成为伪君子的代用词,说明人物的

---

① 见莫里哀的《第一陈情表》。

典型意义,也说明主题的普遍意义。

《达尔杜弗》的亲切的家庭生活,和人物栩栩如生的性格,证明莫里哀十分熟悉资产阶级。在他的喜剧里,资产阶级题材占的比例最大。他对家长的封建作风,在这些戏里,一再加以抨击。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专制和自私。考虑问题,大都只从本身利益出发,牺牲旁人的幸福来成全自己的幸福。他们是社会和家庭悲剧的制造者,在戏中即使偶一出现,也必然是世故化身,并且自负老于世故。绰号“静观人”的莫里哀,在资产阶级上升期间,就把它丑态表现到一种淋漓尽致的程度。

《吝啬鬼》(1668年)的历史重要性,在本身喜剧艺术的成就以外,还在它最先以实例说明金钱在资产者心目中神化以后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巴尔扎克继承莫里哀这出喜剧提供的基本观点,就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新形势,更在长篇小说方面做出悲剧式的感人的描绘。

阿尔巴贡这个人物给人留下经久不灭的深刻印象,像达尔杜弗变成伪君子的代用词一样,变成财迷、守财奴、吝啬鬼这类字样的代名词。吝啬使他变成一个可笑的人物,不过他还有可憎的一面,而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又和他是一个血腥的高利贷者分不开来。

把杀人不流血的罪行和受害者的惨况摆在我们面前,对普通剧作者说来,是一种正常的写法。后人就这样写着。但是莫里哀深于艺事,晓得怎么样做才能达到艺术的突出效果。吸血者阿尔巴贡放债,闹恋爱的儿子举债,各不相谋,可是事有凑巧,莫里哀偏要他们碰在一起。矛盾尖锐化了。父亲痛骂儿子浪荡败家,儿子怒斥父亲放高利贷,丧心病狂。《吝啬鬼》的第二幕第一场和第二场,在暴露高利贷者的狠毒和制造严肃的喜剧效果上实在发人深省。剧作者不光让他们父子在经济关系上对立,而且还让他们在爱情关系上对立。儿子爱上一个穷姑娘;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有钱的老寡妇,自己却要娶儿子的意中人。说到最后,金钱积累和享乐欲望,即使是在吝啬鬼这里,也不背道而驰。儿子不肯让步,父亲诅咒他,儿子顶嘴道:“您的赏赐,我用不着。”卢梭看到这里,受不住了;他认为父亲固然不像父亲,儿子却不可以不像儿子。他把《吝啬鬼》当作喜剧伤风败俗的显著

例证。德国在进入 19 世纪以后,上演这出辛辣的喜剧,歌德告诉我们,剧团还把父子关系改成亲戚关系。资产阶级不忍心看本阶级的丑剧,幻想剧作者应当为了它的体面,维持“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sup>①</sup>,不过莫里哀并不这样做。

他不是那种神经衰弱的人。他敢于鞭辟入里,决不半途踟蹰,欲进又退。奥尔贡见女儿哭,还“觉得心软”,可是活在钱堆里的高利贷者,认钱不认人,早就把心死了。奥尔贡夸口:“我可以看着兄弟、儿女、母亲和太太死掉……全不在乎。”这是他受愚的结果,只是一时的想法。阿尔巴贡才是“全不在乎”的人。他发现儿子向他借高利贷,严责两句,就平淡无事,对自己讲:“我对这事,并不难过;这对我倒是一个警告:他的一举一动,以后我要格外注意。”对他这种财迷心窍的人,“致富冲动和贪欲是当作绝对的情欲起统治作用。”<sup>②</sup>他的世界像从钱孔望出去那样小,望见的还只是钱。为了积累财富,犯罪在所不惜,而且已经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行为。

莫里哀的吝啬鬼有亲密的家庭关系,但是吝啬鬼从这方面得不到任何好感。儿子咒他,女儿怨他。他之所以能受人尊重,不过是金钱和封建家长的余威而已。莫里哀的喜剧艺术生动活泼地把他孤立了。他的形象也就因而分外鲜明。《吝啬鬼》的前身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喜剧诗人普罗塔斯的《瓦罐》。吝啬在《瓦罐》里面向亲子之情让步。但是来到莫里哀笔底下,吝啬成了一种绝对的欲望。资产阶级的兴起给这出喜剧带来迥然不同的本质上的差异。

就整个法国 17 世纪来说,莫里哀比任何一位作家都更靠近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正由于他能以他的高超的喜剧艺术,反映他的时代的阶级关系并创造生动的人物形象,莫里哀的喜剧成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他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欧洲,建立现实主义喜剧的写作和演出的传统,同时他的杰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4 页。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7 篇第 22 章,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51 页。全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并且每个资本主义暴发户都必须个别地通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冲动和贪欲是当作绝对的情欲起统治作用。”

作也成为欧洲各国的喜剧作家衡量自己创作的尺度。而欧洲每一位喜剧作家,也只有竭尽智能,表现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国家,充满进步意义的时候,才被尊为本国的“莫里哀”。歌德就莫里哀和封建社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说“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的战斗的风格和鲜明的意图常常受到统治集团知识分子的曲解,不过人民的笑声也淹没了那些逐臭者之流的嗜嗜之声。

李健吾 1977年

## 作者年表

- 1622年 1月15日生于巴黎,本名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父亲为宫廷室内陈设商。早年在圣雅各街的耶稣学院、奥尔良等地读书,受到良好的教育。
- 1632年 母亲去世。莫里哀经常跟随外祖父看各种闹剧、悲喜剧,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1642年 出卖宫廷世袭权,转向舞台谋取生计,取艺名莫里哀,与女演员玛德莱娜·贝雅尔等10人组建盛名剧团。玛德莱娜比莫里哀年长4岁,后成为莫里哀的情妇。
- 1644年 莫里哀率剧团在尼索门一个改装的网球场上演各种悲剧,但敌不过在布尔戈涅宫剧院演出的皇家剧团与玛雷剧团,莫里哀因负债多次入狱。
- 1645—1650年 盛名剧团与杜弗雷斯纳剧团联合,在法国南方各地小镇演出,逐渐崭露头角。
- 1650—1658年 莫里哀率剧团以里昂为中心,在朗格多克省巡回演出。
- 1658年 10月莫里哀来到卢昂,获得国王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公爵的赞助,在卢浮宫上演闹剧。不久莫里哀的闹剧《多情的医生》上演获得成功,此后盛名剧团被允许在小波旁剧场演出。
- 1659年 上演第一部世态喜剧《可笑的女才子》。

- 1660年 上演喜剧《斯加纳雷尔》。
- 1661年 上演喜剧《丈夫学堂》。
- 1662年 娶 19 岁的阿曼德·贝雅尔为妻。上演第一部大型喜剧《太太学堂》，获得国王颁发的 1000 利弗尔年金。
- 1663年 发表《太太学堂的评论》、《凡尔赛即兴》，回击贵族、宗教卫道士对他的人身攻击，并阐明自己的艺术主张。
- 1664年 5 月上演《伪君子》，但该剧被控冒犯神职人员，演出几场后被禁演，直到 5 年后才再度上演。
- 1665年 2 月上演 5 幕散文剧《唐璜》，但也遭到禁演，直到莫里哀死后才印行。上演《多情的医生》。
- 1666年 上演《愤世者》，揭露大贵族圈子的虚伪和庸俗。
- 1668年 创作喜剧《安菲特律翁》、《乔治·唐丹》、《吝啬鬼》。
- 1670年 与音乐家卢利合写芭蕾舞喜剧《中产阶级绅士》，10 月剧本在尚博尔演出，莫里哀亲自担任主角。
- 1671年 上演 3 幕散文剧《司卡班的诡计》，该剧体现了莫里哀的民主主义思想。
- 1672年 上演喜剧《女博士》，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学究式的风气。
- 1673年 2 月 10 日，上演喜剧《没病找病》，为维持剧团的开支，莫里哀亲自担任主角。2 月 17 日，戏正要结束时，莫里哀当场倒下，当晚咳血而亡。在路易十四的干预下，莫里哀遗体被葬入宗教墓地。



L'IMPOSTEUR  
LA L'AVARE





L'IMPORTEUR  
LA LAVARE

